



茗溪真寂禪院聞谷大師遺語卷二

聞啟祥

古杭弟子

嚴調御

全編

方杰

長洲弟子

汪萼

捐梓

書問

上儀峰和尚

自違教誨幾二十年無日不戴開導之恩企仰西川
不啻如峨眉徧吉想劇欲再叅決擇大事奈浙人懦
弱遷延至今媿死無地惟師所示真叅實究之門雖

未洞透祖關而提撕體究二十年來未嘗少懈離師之後卽赴南屏藏期三載矢不出門期竣結茆於安樂山單丁四年亦於靜中念想忽斷或一日半日然後如井底流泉隱隱復生此時無力叅方不能自決因看大慧呵休去歇去等語遂入雙徑白雲山深加研究今十有二年矣間或出山諮訊尊宿如雲棲和尚幻有無幻諸師所示皆本分家風終未釋疑又於古人言句下雖屢有省處不敢自肯故近年耑做死工夫期必乾盡情識於祖關透頂透底然後再叅吾師以求痛棒耳正渴仰間忽素虛諸兄至得師起居

之悉喜躍難禁輒欲偕行省覲因同志三十餘人結制屏息萬緣惟事叅究旣叨第一座若輕舉動則衆心散去姑俟秋夏間竭忱走南昌頂禮慈容倘師大悲無緣徧照再至武林莫甚之幸蒙師垂問故舊存亡某某俱化去久矣雲棲昭慶無恙惟沈聘若惓惓禪淨迄今不退餘尚難於信戒況發明者乎實是久長難得人也弟子雖不肖然二十年間頗能甘澹薄守繩墨不爲外緣所牽徒衆所絡皆師陶鑄之餘敢不銘刻頌古四首錄呈倘有可取亦是報法乳之萬一也雲山遼阻相見未期臨楮不勝翹足

真宗遺詔 卷之二
上昭慶法師

吾師北上某當奉餅錫隨行給侍因餐變通法乳及
觀上國光華而以薄祐失之悵悵何言緬惟舟車沙
漠被服星霜日暮風高此某結心時也適於九月六
日奉手札得悉起居承諭途間備經險阻視苦猶樂
迺師忍力成就故能動與神會耳且達師閭閻德有
鄰矣道俗顛顛化欲成矣行將降紫泥於九重還白
馬於兩浙鹿野揮彌天之塵神州駭犍地之聲法門
幸甚蒼生幸甚達大師昭代宗匠某欲見而未能據
某行履於古德機緣有徹不徹處水牯牛有馴未馴

時但一切處知有不受瞞雖然明明地又如探沸湯
卒難下手若在懸崖艱於捨命以故不敢灑灑作無
事人竊欲因師乞一言以爲策進弟子向後棲止已
誅茅於雙徑白雲峰四顧屏絕頂與凌霄鵬搏鼎峙
僻之僻者蓋大事未明欲遁世究取非好異也關山
萬里不能附物唯修空簡敬詢起居水土殊味願爲
法自重無任主臣

復博山無異禪師

春仲聞開法蔣山一提正令遂弭邪氣卽 高皇帝
三詔琦師提唱茲山亦不過此歡喜無量嗣聞法席

真寂遺言 卷之二
太盛末世澆漓不能無慮弟常默禱韋天祈祐終始
區區素衷也期竣後准望六環東指枉道武林先師
之塔寒雲乍留徑草蔓生倘得聲光破寂殊見源遠
流長何幸如之及集生居士書來知赴浮山之請惜
九蓮九帶未承入郭重玄耳悵惘何如頌古小作亦
一時漫語不謂好事者傳去致塵法眼向人天衆前
揚其醜拙不教弟媿煞耶遠承手教殷殷稱獎過當
且崑高足遠分香積何以堪此感媿感媿弟衰頓極
矣苟爲孔道食息主人實無補於法門東南半壁深
有望於吾兄伏惟爲法爲衆生自重幸幸

與玄箸法師

真寂彈丸地弟弁髦久矣今諄諄相勸者願吾兄發
勤精進早成大人作略耳夫爲叢林者實難試爲陳
之先掄德行次選學解有解無行爲害大有行無解
爲害小化得真實三皈五戒信心一人勝化悠悠知
解者十人化得真實念佛厭離五濁求生淨邦者一
人勝化悠悠知解者百人化得真實窮叅力究發明
心地者一人勝化悠悠知解者千人萬人矣其多留
耆宿調停和合念佛叅禪者本也鋪張鋪面貪利弟
子聲勢喧鬧者末也積聚米穀撫惜行人耕耘菜蔬

以供四衆者本也興工動作多立化主鬧熱門庭者末也務本則造福無量務末則多敗少益其講經開導固是好事若別處期場須防風波極宜少赴若叢林內一年止可一舉不宜妄加單數渾亂清修此皆我雲棲大師始終行之吾兄目擊之矣若夫後生學徒切莫容易扶持若容易扶持長其狂妄是賊夫人之子也蓋此輩無心於細行威儀有志於詩辭名利雖不盡然若稍縱之叢林必敗所以雲棲幾覆於學事堂者此也亦吾兄目擊之矣可不慎乎茲爲叢林作哀請語藹蕙可擇請試行之否則付之水火幸無責焉臨楮不勝翹望之至

答嚴印持居士

八月初接手教云屏去寒溫直談本分歲月悠悠彼此咸若忽冷灰中啐啐將有必爆之聲喜極喜極若論本分前程太煞現成太煞容易不隔絲毫何煩修證只爲內外障緣不肯休歇猛顧貪程不覺蹉路去耳從此恒沙里數劫石時陰不能爲喻若能奮起無明管甚功名富貴貧賤災衰得失是非大似癡呆漢一般都都放下如從非非想天上把個須彌山張手一放不見踪影那時欵欵地不忙不亂又不同木石

振轉頭來一覷定見親生父母何如何如我兄分上
提話頭也容易起疑情也容易打成片也容易只是
這驀忽一放最難若放得一回工夫自然得力俗緣
攬入不攬入作主不作主都不消論响報在卽奚止
灰中啐啐哉

答嚴忍公居士

吾兄不赴留都選舉徑趣蓮居選佛此世間第一等
便宜事也然佛選久矣特未曾觀政耳所謂積代簪
纓暫時落魄非白衣拜相所能及也夫宗門選法無
久修無新學貴賤賢愚是法平等絕無高下但能一
念不生前後際斷卽名爲佛亦名了事丈夫從此隨
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任運騰騰到處稱尊去矣如
或未能直下擔荷須教按下雲頭死心參究是所謂
古佛重來觀政耳

答古岑大嶧

離念上人來備知岩居清勝足以養高進道是人間
世第一討便宜者母負佛恩母負佛恩古人云雖從
一機一境得個入處彼河沙戒定慧門初未曾涉一
絲毫在況未從機境入耶又云老僧得意後住此山
四十九年十二時揀點將來尚有走作處汝輩後生

開甚麼大口古人謹言慎行一至於此上人半路離塵遇緣剝染雖信行堅猛恐情習猶然未盡假使口邊白醜叢生莫謾開言假使龍天擁護推出莫謾自肯卽所云息心極處雲嵐月色水韻松聲一一皆靈光妙音交羅演暢當酌是解境耶證境耶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何如何如

答嚴伯玉居士

閏六月三十日抵暮接翰讀之語語真切非欲發明心地超脫生死者曷能爾爾且富貴場中方堪炙手誰能作此退步清涼語耶歡喜敬畏無量承問念佛

叅禪持呪止觀四門者了知心外無法何境牽心我心頓歇是爲真止了知諸法從因緣生卽空假中是爲妙觀止觀功成卽名定慧定慧具足未有不超生死證涅槃者呪名陀羅尼有無字多字一字之別如楞嚴大悲準提尊勝多字類也是諸佛之神奧藏心之密詮真不可思議雖等覺菩薩猶不能盡知行者隨心專持一種貴在一心密生福慧福慧具足未有不超生死者叅禪一著直被上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務在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得力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五宗以後祖師令單

叅公案如無字露字須彌山放下著之類大起疑情
密密提究看是甚麼道理久則打成一片裂破情識
是時尚不見有涅槃喚甚麼生死是爲叅禪見性
成佛也若夫念佛求生淨土亦稱捷徑法門淨土不
離自心彌陀不離本性但佛性未顯所以必假念佛
先要發大誓願深厭娑婆欣樂淨國如水赴壑如子
憶母然後一心不亂專持佛名或安禪習靜觀彼彌
陀真如法身若能起居食息動靜閒忙不忘淨業臨
終決定往生速得成佛矣雖有四門之義只貴一門
深入但願時中常在心不異緣將臨終將得去一句
爲警策千足萬足矣

答曹智吉居士

夫生死病苦的是空華只爲無明翳目妄見成有而
性天常寂初無增損若信得及則法身無爲何憂何
喜只爲無明未破習氣未除卒難作主當以空寂爲
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不隨妄想不隨妄想
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則心境俱寂喚甚麼生死
病苦只此便是護身符子切勿憂怖向外馳求也況
發心乞戒戒已周全以卽心是戒故也又發心念佛
佛卽現前以卽心是佛故也又發心取名卽成佛子

真寂遺言 卷之二
以如來成正覺不離此心故也有此善因何患乎去
來無所憑仗哉今爲立名智吉願得病苦霍然紹隆
佛種伏惟珍重

與王遜之居士

某向因叢林擔重住持事煩意欲一舉萬里作藏修
計入林不密又被人覓著在在盤桓不甚閑靜惟建
陽董岩兩夏真與世絕然向上路中似覺人稀信行
法行道中尚未寂莫至於縉紳中不惟能弘護法門
亦多能依教修行者因思足下家業大兒女多世情
濶酬應煩未知本分一著何似每常念念不置茲忽

承台札訂明秋挂冠相期林下切究無生此在足下
裕如也在某老病迫切呼吸無常安知明秋何在哉
曷若卽今爲足下直道幾言不然一氣不來何以報
知己乎今足下官至清卿早宜知足園過輞川勿宜
卜築何不更藻野爲普光堂常轉根本法輪變蓮華
池作放生沼自暢天真妙樂又教子先稽其行後考
其文真教子也愛子當令其勤勿令其逸真愛子也
近日杭城武林山中四十餘處發洪雲棲尚去將半
只幸老師宰堵無恙娑婆境界奚啻薤上之露我勸
足下毋多產毋多僕多產多干係多僕多是非急急

聚精會神。辦出世業。此直就世諦言之耳。若言真諦。何暇葛藤。卽今捩轉鼻孔。如救頭然。遲更遲矣。本來面目。雖曰現成。不是妙悟一番。依舊從頭流轉人間。天上地獄三途。我爲冢嫡紹繼不絕。討甚閒工夫。從他顛倒哉。設使不能實參實悟。亦當於火坑中發一朶青蓮華。始得或持一經一咒。或課彌陀幾萬聲。或受菩薩大戒。拖泥帶水行大心衆生事。夫如是亦不失法門末榜進士。不然老死到來。贏得人家嘆曰。某是個豪傑。是非罪福苦樂都是自己承當。六親朋友金銀園囿。都没交涉。落得多事多情識。生死交際之時。業識渙散。悵惶怕怖。反不如三家村裏田舍翁。從來省緣反覺清楚。華髮漸侵青陽。似箭或不恠老僧直言也。

答陳明欽居士

自瞻居士顏色宛如故舊。豈宿有法門道誼耶。喜極觀居士世緣輕省甚好。修行聞有出家之念。愚意發心向道。便是離塵脫欲。不生煩惱。便是髮鬚落地。何必携瓶挈鉢。身被伽黎。然後謂之出家耶。夫真心爲道者。無方所無閒忙。只要參情切信。力重如生死臨頭。如不共戴天之仇。頓在胸中。日久月深。自然雪怨。

去矣若悠悠緩緩擇時擇處不覺蹉過了也一蹉便是蹉過塵沙劫數豈是一生萬惟以東園爲伽藍主翁爲檀越便恁麼下手做去倘夙習般若緣熟驀忽撞翻亦不可知居士以爲何如

答真寂者舊

法師與見初擔荷法門叢林大事時當末世如雨中擔負乾草一步重一步直是無人助力不意老兄輩能各出隻臂此叢林幸事但凡處事不可盡法盡情盡法則無民盡情則無法無法則亂無民則孤可歇則歇半空裏轉身不必著地搜根父子之訟不決三

擯者導也

苗之凶不徵既往不咎其則不遠息謗之法莫如無辯儒門之妙訣也佛有默擯之方置答之巧當與自言治卽與自言治當與草覆地卽與草覆地已斷之事復舉波逸提自新之人依然刮目此一切智入塵之方便也諸方遇事能理不能歇善斷不善結但知妙在詳而明不知妙在蒙而昧臨事之際當以慈忍二字頓在面前但尋彼出身之路無全我氣節之能若能如是用心卽叢林藥石末世光明幢子也今法師提其綱見初張其目全賴老兄輩委曲商量翊贊之俾住持之業有成蒼生之福日益卽此真報佛恩

真經遺語 卷之二
也至囑

又

遠辱手教論議精詳可助法喜又善於苦心閱世不與事爭兩全名節者也弟去秋聞座下在院贊襄老朽喜極茲聞卓錫別峰不覺悽然浩嘆可中事緣監院不詳言大都燔肉不至接浙而行耶然尼父雖去終有歸歟之嘆弟真寂非座下父母之邦耳全始全終古今亦不須擇地故去齊出晝猶依依然也今座下景慕者如此唾棄者如彼此古今耿耿如日星不昧者也然此心此道萬世不更而人情根器與世推

移故尊賢尚功振綱肅紀尚父公孫僑當乎今之世亦須更加方便矣故我世尊有如理如量二智焉然俗諦萬殊一言難盡總作譬喻喻之如河道中行船當舳艫千里帆檣蔽天之時一往一來難乎不相磕碰當恁麼時之用心只要不磕碰過得便歇更不加一言兩船都歡喜若加一言辯別兩船人便成相罵今修行人當事人莫不皆然修行得悟悟了便休若加一念曰我已悟矣便成我相不得解脫如船已過却成相罵當事者排難解紛過得便歇便歡喜自然省力若事已過了更子細分別明白而欲家喻戶曉

真經遺語 卷之二
者亦如船已過却成相罵如來有七滅諍者此也座下長於見機遠引而短於渾厚包荒故萬石胡廣之度亦不可全廢今方丈主法不能細親凡百而監院老且遲漫但是老成不可退席萬惟老兄輩不妨再出一臂之力大家扶起破沙盆何幸如之

答錢崑城居士

捧讀尊論已知深得別傳旨趣乃以不得人爲病遂展轉宗歸淨土順其折攝二門且福慧並驅漸至捨宅爲寺捐產供僧古雖有之不能過矣夫淨土者豈止樂邦珍域卽法性身法性土也古云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曰無形曰寂寥孰爲其身曰先天地萬象主豈無其體故天台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直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自性也茲六取六方社擬法會豈亦義立據體論哉蓋念佛者念彌陀真如清淨身念彌陀智慧無分別身念彌陀八萬四千相好光明身亦卽念自性念自識念自五陰身三無差別故也但知念無念相智境如如是名隨順彌陀三身若離於念智境寂然是名證入彌陀三身未證之時已佛果佛俱迷旣證之後已佛果佛俱顯同一法身同一智慧身同一色身虛空

身國土身不可得而思議其東西染淨去來皆如昨
夢是則無身無土六社云何哉身土歷然復用六社
云何哉到此雖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
千世界亦無所容其讚嘆矣

復卓左車居士

仲冬十八夜分接手教聞令嗣月公計悽惋久之何
無常之力愈強如來之語愈驗也雖云同體慈悲天
性相關且願停哀息愛大都曠大劫來愛爲韁鎖輪
王千子神俊聰明緣盡依然分首徹骨之鞭下坡當
走思之所諭彌陀疏鈔中參究體究念佛二門同異

淺淡爲宗爲教者據愚意參究念佛是誰者乃宗家
借教家發參起疑疑團裂破忽悟本心則塵塵萃藏
在在蓮邦其體究念佛者乃教家借宗家研究窮思
極想思盡還源忽悟惟心之土自性之尊雖然爲門
不同到家是一欲識一貫兩個五百華嚴六相義是
其意焉竊觀足下性識聰敏義路頗多不惟難參亦
復難念卽辨香一書固是別被一類英明樂略捷疾
之機終帶習氣種子何則蓋所取皆膾炙人口之文
淵淵俊快之義遺其布帛菽粟之語良以佛言如蜜
中邊皆甜故也如欲出塵管甚宗乘教乘參究體究

只將郎君作個警策。參須實參，發憤疑去，疑破心悟。念須實念，直頭念去。念極心空，空卽是悟，悟卽是空。不消和會，何況分別。不然如古云：一兔渾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矣。何如。

答壁如禪師

佛云：識心達本，祖曰：見性明心，惟求妙悟，不論餘門。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則知無量法門，莫不由斯道矣。安可易轍。所云無緣，授不能入者，恐是用。力未精，未極耳。根器利如南泉、趙州，尚曰三十年不

下山四十年，不雜用心。座下掩關，參究未滿三、五十年，安見祖道無緣。而遂索然空手，下寶山也不見。杼海者乎，自限筋斷骨枯，必不以一碧汪洋而遂已。須辦鐵石心肝，與之撕挨。又當誓沙劫不悟，沙劫不休。可也。個中尚不許有心求進，況有心思退耶。但今旣嬰病，宜善調停，勿用氣力。只要虛閒不昧，勿助勿忘。直頭參去，中間切莫回頭轉腦。妙喜曰：不曾見修行般若菩薩，墮三惡道者，又何用別生疑慮哉。

與德清胡聖游居士

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以此道本來清淨，體自無爲。圓

照寂絕神用天然何煩修證耶染污者謂妄心卒起於五欲六塵境上如蜂貪蜜於迷流苦海之中強生分別乃至厭生死忻涅槃斷煩惱證菩提皆屬汙染蓋謂一毫涉動境成此墮山勢也所以佛祖出世只要人一念回光盡情放下識得本來面目日用虛閒不昧無欲無依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卽如如佛若也根性遲迴習氣深重未能妙悟無修無證本地風光卽發起信心深信佛祖言句提一則公案大起疑情晝三夜三實參實究忽然水到渠成鋸窮木盡自然心華發明照天照地去矣其他隨順世緣只消智爲先導忍作後驅但作心師勿師於心則無往而非解脫矣

答雙林張念中居士

參禪無別法只要命根斷生死心破忽然如大地平沉翻思古人言句七穿八穴不須問人所云忽覺如傾重擔者若果然透頂透底真到古人不疑之地只消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若遇境逢緣絲毫不盡當知便是途路之樂終非到家宜自斟酌如云明知此個一無所有亦無所不有可意會不可言傳者恐是理路禪亦是心境界又云父母未生前光景與這

真宗遺言 卷之二
個一念不起惺而寂者是一是二若無辨處者正是
心境界以能所未忘總是比量耳又云既有惺寂體
何臨事不能應機導窾則抱賊叫屈也工夫至此理
障不除不須更尋別法只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耳
勉之

與馮茂遠居士

人生聚首者簇簇往來者憧憧若夫尅實論心就體
言性能有幾人某與居士定交來彼此以叅究相警
妙悟相期可謂務本不循末矣無奈中間復爲病魔
忙寇交攻雖精神刹那照映而形影未免參商坐此
因緣數年欲求面晤片時不可得也悵恨何言居士
信根宿植慧燄長輝終當踏著本地風光超出毘盧
頂上獨某中年領衆住成叢林日忙日病日老日衰
徒見三心易奪四相遷移慧海禪河飄揚鼓動究竟
不知作何面目與言及此不覺五內輿傷斯皆本分
炎涼敢爲居士道之

復叔寶居士

別後音問杳然六七年矣然聞足下自多福多勝殊
慰遠懷所諭世緣煩擾畢竟無有了期古云卽今休
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又曰知足便足會閒便

閒青陽似箭華髮日添必須向火坑中發起一段大智慧光明照破無明煩惱可也然此事不是別人替得須是自己已決斷曷若立地將生死貼在眉宇間日課幾萬聲佛號世間事了亦了不了亦作了想如是行將去在娑婆世界中大似個癡漢十年二十年但恁麼去癡漢得殺便宜聰明的折煞老本也知之

與心海師

別後未滿三年脚下途將萬里不知業報使然不知造物與我推移明眼人前可發一笑雖江山日換而夢魂之繞靜林非日一至則月一至焉蓋幽深叢薄

長嘯行吟天地之寬三禪之樂絕非携瓶挈鉢嚙冰菓者之比故也昔者弟之去真寂也真似長途老馬忽脫羈繫雖絕水草猶以爲快不意俶裝未遠卽遭成渝之變非曹公知己復似羝羊觸藩旣出京口大浸稽天江湖滿地盜賊沸湧從者遑遑苦於前進獨弟悠悠快活以爲卸下千斤擔子真天地一間人也一路登燕子望石頭觀千尋鐵鎖之跡三山半落彩石橫江直至小姑泊舟細玩大姑未見匡廬在望矣境與心會樂莫大焉昔同老道兄游武夷之樂未及此也是晚泊八里江流漸甚急月色蒼黃課畢煎茶

面廬山倚檣而啜有月華清夢繞天池之句不知綠
林君子已扣舷畫計矣將三更忽見船上火光慧圓
先出抹火被捉倒亂椎我正跌坐揮斧向前索寶弟
曰和盤托出更無餘蘊是人不會而去又三日至黃
州且買小舟游赤壁爲左右消遣觀松雪手書東坡
兩賦及古今題詠東望夏口西望武昌其樂不異壬
戌之秋又數日至漢陽登晴川黃鶴二樓金沙鸚鵡
二洲其樂尤勝止白衣菴但七日無人識得已後識
者極多往來煩雜擾動本菴遂徙黃安山中去漢陽
五百里萬山絕頂過冬瘡瘍作楚虎狼賊盜白晝交
橫百里之外忽有耿氏發心施穀百石構屋三楹留
住無奈楚人至者絡繹不絕而浙人閩人亦相繼而
至菴中容不得萬不得已又出山自漢陽至匡廬盤
桓數日閩人苦邀遂渡湖越嶺至寶善兩月間又經
三千里可笑可笑此番行脚不曾向人細說知老道
兄興趣過人乃葛藤千丈以博清閒中絕倒且補去
時不通一字之罪

復沈公漸居士

病中枯坐山窗忽蒙手札細讀愕然驚異不謂青年
俊彥而有老成警悟之言非宿負信根慧種烏能臻

此喜極喜極所諭自念本來洞無所有三界萬法惟
心與識此見理之言也人生寄跡如夢有修短戲有
始終朗月未殘歌臺未冷一番情境倏然不可復識
此教中無常觀也人世多昧不可與語今想頭到此
精神清遠奚啻桂生高嶺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
葉哉雖然不是說了便休見地一時卓犖操履逡巡
實難會入須發勤精進愛惜寸陰實叅實究悟性爲
則每讀書真要得孔顏樂處綿綿密密准准繩繩常
在緣中刹那不失日久月深忽然前後際斷一念心
華發明照映世界便是迥超五濁依然原是舊時人
只是不行舊時路明明知是浮局黑白分明著著有
眼到此之際竟不妨真正讀書做好文字發科發甲
忠君孝親還他沈家一個好局面此謂真俗並驅火
中蓮華居塵不染勝丈夫也若悠悠忽忽行不逮言
築舍道傍何時成就珍重珍重

與陳際五居士

古人因門傷足遂大悟又有庭前經行失跌卽大悟
今在傳燈照映千古居士向黃雀萬仞峰頭翻個懸
空筋斗豈無徹證古人痛癢親切處耶乃口占爲居
士解慍云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無痛痛

中忘色蘊始信梁王不姓蕭不較多不較多一撞撞
倒須彌盧盡大地來成一撲漫教千古笑呵呵一笑
一笑

復松江唐居士

名門奕世積德繩繩而賢橋梓又爲善繼善述者也
伏讀野唐諸什嘉言緒語娓娓後先如入玄圃琳琅
璀璨照耀左右不勝目之奪也所屬善譜敘首乃及
不文野鄙之僧恐失居士慧眼不慧年來多病懈廢
惟與數輩毳徒相忘於枯槁寂莫之濱焉敢濫入風
雅之場而取糠粃之訕卽如黃衣之示亦失一隻眼

矣然不慧於足下實有所欲陳而不容自己者今因
便爲足下陳之足下求地得地求骨得骨人子大事
千了百當無復他論唯有叅禪出世大事不可不決
須要將從前所知所解萬緣俱放作詩作頌一筆都
勾直下體取本地風光如目前會卽便會臨機了卽
便了所謂稟明於心不假於外也其或未然只消拈
一則無義味話頓在胷中窮叅力究忽焉水到渠成
通身解脫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十方諸佛無可奈何
何況向他人人口角邊乞取野狐餘唾耶是爲正知見
正思惟正精進捨此而往不可得而知也

與聞子將居士書

前尊勝幢因緣諸公任勞任怨不識曾結案否昨金臺兄到真寂說兄以此事切囑之且出兄手書觀之已知吾兄認真弘護直欲東南太平全仗率覩波尊勝陀羅尼加被也弟卽與覺海法師再三勸伊擔當此緣伊固辭弟乃稽首作禮伊卽發願擔當顧今四十年來各處干戈橫起傷殘塗毒可憐可憐獨我兩浙安如磐石豈我生民帶來福報若是深厚耶恐是我佛無緣慈悲冥被亦是生民善根發現戒殺放生所致也況此經此呪專爲援救業重衆生千有餘年

藏匿墻壁間忽然出現豈非佛力法力舍利威神之力使兩浙生靈終不受彼蝨賊攬搶耶如五代有永明定光諸大宗師善知識得道乃至放生修淨業興隆三寶加被衆生遂感錢氏外護保持四十州五十年餘年中安靜如樂國不曾傷一生意竟不知有五代之煩煎雖云外護實三寶威神所加也故此勝緣極當著力金臺兄雖已承當還乞諸公出一公書請之弟誠退槽之馬彼誠倔起之英可不盡心盡禮哉統祈菩提心中鑑照

答心涵大瀛

真寶通言 卷之二
三
修行人務要實參實悟勿耽途路之樂便爲到家縱
然見地分明未至情乾識盡生死岸頭猶似風中之
燭況見地未有十成耶上人暫得死心窮究而水未
窮山未盡豈可出關直得壁立萬仞透過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雖不出關亦不在門內矣又不可習
行機語棒喝如夢中醉漢著甚來由此是今時最忌
者倘得一知半解會須口邊生齧板齒生毛始愜老
僧意至囑至囑來問六則答語附後
昏散竟無純清絕點總是暫時輕安非久常也縱得
久常只爲定前方便何足爲重置之勿論不然墮偏

枯靜境無究竟發明日子矣

公案瞥然轉語流出乃是情識逼拶見理精明暫得
如是非任運寂知也

習氣有無心念歷歷雖曰收放在我總是這邊事那
邊境界未夢見在宜截斷葛藤向上再看可也

夢中見境如白晝白晝見之如夢中雖似夢醒一如
爭奈未能忘照心境依然誠爲法塵分別影事誰曰
到家消息

欲心不起味同嚼蠟全未可信縱同槁木死灰猶是
寒岩死漢說甚麼滿話

真宗遺言 卷之二
差別無疑滯山河無罣礙全提半提向上向下皆是
心境非爲正境更要出一身白汗在

請淨慈三乘師監永慶院

道不虛行非人無以弘道時如有待惟德方可乘時
恭惟三乘禪師年並德高智同境寂慧學宣明於犀
扇戒根瑩淨於鷲珠一衆推賢諸方仰斗山陰夜雪
未申訪戴之私座有春風猶恨識荆之晚茲者龍居
法席像季名藍黃鶴驚玄錫以乘軒紫鴿盼緇衣而
息影切因監院承乏諦觀緣在吾師方期三請殷勤
遙願一肩擔荷皇姑塔下忻沾蒙潤之台衡慧日峰
前權借永明之宗鏡整家風於舊日能無從乎布新
令於今朝深有望焉曷勝翹足實切瞻覓

復曹安祖居士書

二月九日慧真上人至蒙手書諄諄諭我返錫甚感
甚感訊知起居安樂又曰安心死足以敵忙喜極喜
極獨聞佳城未得吉壤奈何弟竊思堪輿之說畢竟
無根於理難合普庵祖師有風水禪一篇極闢其妄
且信之則廢儒之仁義道德釋之因果業緣而惟是
七尺之求至有十年二十年暴露棺柩者甚有奔馳
畢世不得歸土者豈人子之心忍之皆與堪輿之所

播弄耳萬惟居士得地便葬更勿築舍道傍蓋亡者以入土爲安故也且能了此公案則或出山報國或入山修道使心得一日清涼亦足稱閻浮智者不然世事日多一日情識日亂一日究竟茫茫無本可據豈不大可惜哉不慧節承厚德終難補報向在黃安窮谷中雖經辛楚意地閒閒且臘盡春回苟延歲月無何閩中甸中荆中一月之間相繼而至者十三人促膝茹茨喧嘩耳目無計容身只得別移筇笠遂同心石輩入閩暫棲建之寶善此係舊遊之地彼此知聞可省仁懷懸切三年之後返錫荆溪無不可者餘

未及悉統與炤亮

又

癸酉二月初七日接華札知赴中州之命需澤蒼生不孤平日利生之願喜極喜極所諭諸祖傳贊先有一書致上恐未入清覽以弟孤陋之資揣蒙之識且老病龍鍾烏能任此正悚慄間偶永覺禪師過訪熟聞德音渴欲晤見者師爲壽昌無明大師的子博山無異禪師法弟隱居建州荷山德臘並茂知見高卓子影林泉無能卽之者弟以此緣託之師堅拒弟復堅請數四辭旣不得乃搜羅羣籍撰傳五十餘篇

前後統贊一百二十七首本分宗眼昭然辭理清婉
可愛實不遜憨師也前言往行得茲表表何快如之
非居士法施願力豈能感此弟讎較諸傳商確銓次
定題諸祖道影先影而傳贊係之錄成淨稿一帙似
無所議者專人送上以便登梓恐費清心故也或居
士再作序弁首亦可於中有七尊山陬少書無從探
討闕而未補願居士早畢此因緣使弟一見而掩息
窮岩樂莫大焉且不孤永師披歷之勤至懇至懇中
州事煩珍攝是禱

復調生夏智綸

向者寄令先君八行雖作生死交際津梁之語猶與
可延數年不意遽爾長往卽不慧殊爲悵惘况足下
爲人子不爲輿傷者乎願割肉焚香念佛助往不循
世俗殺生妄與延年增益罪業此亦可報罔極之萬
一矣今且節衰自裁存神刻意持念佛名以助令先
君西歸之福可也蓋衆生業報雖異法性是同能以
至誠格彼同性自然獲益况父子天分相關佛法不
可思議感應道交又何疑焉其七七之說出於我佛
金口言歿後中陰托生不出七七終七後未有不托
生者故令報親者作福修荐在七中爲妙若七外作

善只能益其福位不能高其生位矣若內外孝眷哭泣雖是情理難忍實無益於亡者可令取草念佛一聲一寸積得數斛於七中化去絕勝啼號聲震大千也至祝至祝

答章靖侯黃爾珍二居士

辱承遺札論理真切晰事精詳無不過憐老朽飄泊他鄉而勸勉令歸足見護法殷勤但來諭如李光弼之不欲郭汾陽他徙者非同品喻也何故令公不走李將軍決不擔荷故也又諭如高峰之死關者斯策極善然此時未能姑待七十不掩息當副美懷耳但

甸中相知二兄爲最呵護叢林二兄爲近既有護法之誠不可不知大體大抵護法者要細心體貼不主先入之言不親便佞之人不棄老實頭漢不以伶俐瞥脫者爲暢快不以實行氣悶者爲獸物不以取奉順意者爲醇醪不以逆鱗冒犯者爲砒鴆如上境界如善開生藥舖者遇著收來斟酌聽用且不隨其氣味溫涼卽時發雪可也甸中近事想在高鑑便風叻但二兄以爲何如臨楮不勝病倦草草不悉

與梵生監院

年荒穀貴時復亢陽河南荆襄流寇告急天下多事

大可驚心且聞柴廣文王經廳皆驟然長逝無常變
幻尤宜祇畏今院中僧行輕安得一時無事豈可宴
然空過漫不知省哉須知佛天加被之恩大而難酬
須知 皇仁覆燾之力廣而莫報須知三界是苦籠
檻決莫耽戀須知四山終有相逼日決難獲免二六
時中惟甘澹泊勤修精進檢心持戒念佛參禪早期
克果庶不作無慚愧僧也若一念背馳信施難消佛
祖不喜龍天不祐矣佛有誠言及時修省至望至望
我老矣春霜曉露能有幾時血誠之言毋以爲厲已
也大衆勉之

與黃龍川居士

昨蒙居士議放生規制可以積錢置產爲放生齋僧
之計此誠衆信之福田叢林之遠業善莫加焉但恐
從中有窈議也一涉於議事則不久而主行者亦有
倦色議者曰始則爲放生而建會今忽爲置產而聚
金則放生得不爲化緣鈎餌耶於是不信者謗不足
者退則反傷居士初心之大體故知放生只放生此
天下公行美善之事人人不得而竊議者也無議則
居士勸善之道大行福德之利甚廣此正是叢林悠
久之計也不識居士以爲何如

與嚴印持聞子將二居士

某出家來五十三年十年在受業寺中十年叅方聽講三十四歲息意住山諸緣都寂聊似個本色住山人差無刀斧痕無端一念之差創此叢林費了廿載精神飯僧勸道不無小益陡亂乾坤爲人瀝漉澄靜工夫大事去矣亦曾三番卸馱宿業所追糾纏至此如今衰極苦於應酬且多病多事多怨多謗人我漸增修行漸減門庭張大人情翻復可嗟可嘆可恐可懼自念才疎德薄濫膺恭敬刀石之喻可不媿哉所以扶病山林隨緣乞食倦鳥歸巢有巢可望涸魚縱水未知所之第叢林拮据頗似有成盡是檀越脂膏行人血汗本當盡瘁於茲無奈老身瀕死幸我二兄靈峰受囑記荊雲棲鑒茲成業奮起大心始終擁護真報佛恩今觀真寂緣情最稔者莫如玄法師教法熏陶人心久注此後乞二兄與衆商量敦請端居十笏而叢林永久可知矣某生平多感二兄報無涓滴茲臨行但願二兄爲法門爲生死不爲塵勞埋沒本具智光是耿耿不忘之去思也

復新安吳履端姚思甫二居士

承示所作歌偈理亦通暢可觀但叅禪人要一味起

疑直前逼拶以待夫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生死心破
無法當情偶於無作無爲心中流出一句半句亦無
不可者若未曾透頂透底將識心扭捏作偈作頌不
惟無益反障道矣萬萬不可悟與不悟徹與未徹沉
思諦觀宜善分別莫將途路之樂爲到家可也知二
公宿植信根真實爲道定不滯於化城鴻便草復不
盡

與孫無見居士

所示教外別傳與華嚴一宗實無高下臨濟大師上
堂曰若能了達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此棗栢語也若二其門戶豈肯拈提無盡居士曰事
事無礙法界可以說禪乎圓悟曰未可也猶是無風
匝匝之波據此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一曰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說箇直指猶是曲了也故曰立地搆去
尚不是性燥漢一曰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十世古今
始終不離於當念說甚麼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若能
一念相應初祖與棗栢同一鼻孔出氣何處覓其異
相耶所以有人問虛空具六相否對曰空是知打鼓
弄琵琶相逢一會家方山與少林聞之失笑矣萬祈
居士向剎那際三昧中因地一聲頓見凌霄峰前五

真宗遺語 卷之二
葉一花開矣豈不慶快平生居士以爲何如

又

承諭近來工夫綿密一依百丈三句修行又依棗栢緣起無生做工夫必期六根銷復未見効驗終不到家夫做工夫貴在一路怕踏兩船旣觀百丈三句是宗門下手矣何必又觀緣起無生又三句雖是大雄主人方便提舉然不直捷何不諦觀日面佛月面佛之話此是馬師方便雪竇看此發明大事故曰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如此做去便是下手捷徑一途不必多疑所云方便止者當時居士尚在教義合論葛藤中所以因根開此接引法門今旣看三句漸信綱宗吾猶昔人非昔人矣有定法哉倘不棄蕩蕩直頭叅去要起疑情要斬葛藤盡生叅去不必再看文書若不悟是公根器然來生亦快當不必多疑冗次草復曷勝企仰

與休遠師

去年接手教并關中三偈三月初復承慈翰四明塔記五種行願讀之曷勝忻踊茲猶有所願於吾師者以吾師博聞強志內外兼通萬冀三宗並暢母止一家佛國盡嚴豈囿一刹至於教外別傳之旨尤宜究

心如永嘉大師太原上座從教歸禪豈曰一時失見乎又如云識心見性南泉趙州履實踐真雪峰玄沙此古之作家具眼之言豈阿私所好而爲是說哉近有我執甚者偏謗禪宗智者大師曰執一部謗一部謂之偏謗若見成未免泥犁今執一家謗一家亦猶是矣吾師具正知見萬惟力挽斯風四明捨師一人恐未能幹旋法運也印亦忝在台衡門下卽三觀十乘六卽等義尋常尊重講究然亦深信禪宗真有過人之處所以尤亟亟勸勉而弗敢後其傳佛心印一書未可信據尚有說也如荆溪之於四祖尚有引援

證義四明之於天童只爭圓別之分豈似彼云經論無憑人皆不許況經論有據耶輔行只有闡證之言言其不明地位非無證也卽四明亦引忠國師無情說法語以示門人出教行錄則知前加七佛後加四祖之言臆說無疑矣噫佛之心印普印一切衆生又何必禁絕達摩一輩方可傳於台家耶台家固是全分唯識圓宗的傳而禪宗尤爲向上全提但此宗難得其妙得妙悟者真是現量全分唯識提撕爲人也豈可以我見掃其人并蕩其法哉蒙師慈愛累承教示所以葛藤冒賣慧鑑如以爲近理萬惟更垂慈誨

真宗遺詔卷之二
幸甚

與法緣上人

菁山別後正如慶喜之見阿闍佛國無任懸懸近訊
行李知座下已歸故里又聞足下不叅古人公案欲
於四威儀中屏去聲色一味休心澄澄湛湛自在恬
愉不疑不究意欲空心非真空也此心愛惜他不得
將養他不得會須戡定討亂攪亂乾坤一番然後見
太平也所以玄沙云猶如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
透水月華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歿岸頭事吾兄靜
力太過疑情不起非宗門種草若在宗門流入默照

邪禪若在教家猶未入欲家未到地定成得恁麼邊
事圓悟對大慧云別人活了歿不得汝歿了活不得
大慧云作麼生圓悟云不疑古人公案是爲大病則
知大慧省悟之後重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經半年
命根始斷吾兄豈不知耶吾兄被人惑了坐在歿水
裏沒頭沒腦尚不知耳彼人所示不要叅如達摩初
來豈有公案此偏見也迦葉對阿難云倒却門前刹
竿著此是恁麼語而言達摩無公案耶夫公案原如
國家干戈相似不得已而用之然旣亂未定未得捨
干戈而偷安避亂故知不叅之說是討便宜急欲小

就見功不肯透頂透底到命根碎地折爆地斷處者也吾兄因地中與我相關若錯去我坐視不說閻羅王亦不放我過所以因人臨行時一筆放此惡氣真實相爲豈是無端惡發耶乞平心一照爲幸

復汪子野居士

溽暑中承顧真寂病苦不能細相盤桓且匆匆遽去至今猶惘邑承來諭云處世澹然索然此雖是便宜處第非出世之因又喜讀書好吟咏乃風雅情況亦非出世之因至於集刻情詞豔曲此正業因苦果大不便宜處也幸而覺照生悔當急泯其跡對佛懺摩

若以爲苦心苦志探賸索隱所爲不能割捨則當斷不斷返遭其亂此之謂也據樗朽意但當秉戒不犯日課彌陀萬聲詳玩淨土教典此出世之因乃大便宜處也更能念佛日增看書日減惟向一門深入兼以臨終將得去一句爲警策自然念念彌陀心心淨土此又便宜中之最便宜也預書遺囑預俟無常此誠有志者所爲第要說到行到不可作門面說話雖有教子之任時中亦不相礙儘可用工世相虛浮時陰不可擔閣至祝至祝

與鄒孟陽居士

時稱五濁日出事生如掃落葉旋去旋有弟於大病後值歲杪萬緣聚在一身不得已乃閉關冀省萬一耳吾兄發憤進堂居然一苾芻行徑雖不見本分事親切亦見本分事時刻擾心且戰且守亦可謂塵勞中勇猛丈夫然爲耳目逼迫事難擺脫較之壁如師中間自有差別智方便矣一笑顛望燈後准到真寂重列戰場與生死煩惱諸魔軍撕殺一上何緣未發兵符取精神有限世故無涯吾兄早已勘破惟廉纖一線未斷耳萬惟貧兒思舊債大士憶初心母使當斷不斷反招其亂也鴻便草此奉候未盡欲語

二

自惟福薄在在動人心念茲遯萬壑千峰間累辱雅愛遺書諄諄勸諭歸鄉弟何人斯當此慙勤鄭重之情卽見初踰江越嶺持諸書至此心亦不安無奈病脾年來不愈此時正劇決不能飛度僊霞彼苦苦相告弟許其延至七旬此息未掩定自挑包打十方以圖晤諸相知再閱瓶匊舊時境界也所諭遇境逢緣便和身倒去不知臘月到來又將何似者境緣順逆世事炎涼得失都是別人分上事只有這著工夫是我私事是我自受用處也要發些智巧自作活計無

處商量商量便走作當自密密做方便只看別人一箇箇舍身去了我豈生鐵鑄成耶其叅究工夫向來商量已多不必更說惟要生死心真切時中自不空過高峰行狀大慧書問法語時讀一遍自然精進不既

與唐祈遠居士

弟之遠行非全為厭喧求寂亦所以為叢林為法門也常住外觀殷富內實空虛且年來耆舊零落殆盡螳臂之力自顧無何若不抽身似不知分今見初雖力弱幸承賢橋梓發心弘護固守清修使山門冷落

與道相應鬧熱爭如悠遠弟如未掩殘息策杖重來亦無不可者聞居士受大戒當行大事然亦當急於叅究見性一門誰能出不由戶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是也所論心慕宗乘自揣未離火宅未敢草草承當切恐不然正在火宅中便當服此清涼散永明大師云聞而不信猶為般若之因況聞而信信而行行而證者耶只要提箇無字話頭叩已叩實起疑叅去不要性急將心待悟急要見功久叅不悟便欲改途易轍此箇法門要翻破無始無明拔斷十二因緣大樹豈易易哉盡生叅去倘不悟以此叅究功

德一總回向西方彌陀更加歡喜矣但叅禪人且不
要學對答機鋒呈偈呈解做虛頭狂慧如今之滔滔
者打在各利場中去也吾兄真實根器故說真實話
無常迅速不可悠悠至囑至囑

又

三月初八日在建陽溪谷接手教知近來倒邊叅究
一意宗門不勝歡喜蓋此是根本法輪所謂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故也但末世宗途不一師說多岐
但依大慧高峰做工夫禪關策進爲樣子萬無一失
若有以五宗門庭實法相傳玄妙密訣講究卽是邪
師如大慧中峰永明楚石纖悉說破但把胸懷放得
空空蕩蕩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沒奈何無靠傍處提
起一箇死話頭只恁麼疑只恁麼提提來提去疑來
疑去無一些滋味活路如銀山缺壁頓在面前畢竟
要過去如是真積力久忽然拶破命根無一法當情
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是真受用也若有一毫悟跡不
忘我見忽生他非我是勝負參差當知猶是生死岸
頭事不是真實到家多幸足下入此門中切須仔細
用心此宗難得其妙故也所謂若精進卽發火者此
是太用氣力之故夫提究叅詳事會須善用心力莫

用氣力若用氣力氣隨意聚氣有餘卽是火也但叅時要把萬緣絕斷虛閑不昧之中輕輕撥轉話頭隱隱地如失至寶必欲覓著相似不必大用氣力又不草草不次

復徐管涔居士大儀

學道如調琴務在緩急得宜處世如搏戲悲歡悉假足下歸依已來持齋數年如一日念佛圖三十五紙可謂清淨可謂精進茲有病苦逆境當以智爲先導忍爲後驅善巧隨緣不失正念不貪生不畏死不厭生不快死是爲正見否則皆成邪見善導古稱彌陀化身尚無涅槃焉有生死隨順機情臨終示現絕非凡夫測識安可效顰況生死交際利害所關一失正念爲禍非細珍重珍重

與徐孟凌居士書

印因出外冒寒抱病枯坐百凡事宜都如夢中十六黃昏燈下接手教乃知初八日惠臨不及相晤惆悵何言披讀來諭知是傷時感激之言誠謂五濁澆漓難入正人君子之目然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故知叅禪念佛只爲解粘去

縛居士調高風古觸處心清目朗自難容彼僞托佛法而口是心非者然過在於人非干佛法也茲勸居士發菩薩心自度而復度人如古之劉遺民雷次宗輩精修念佛三昧現生卽見彌陀現身人或因公感悟不言而自化矣彼念口頭佛者何暇論之不識居士肯發此大心否況真能靜心攝念究極真俗二諦於心性已造其微自不見世間人過也何如何如看山疏文周足典雅謝教謝教

與體恒法師智常

如來慧命近似懸絲玄學一門朱紫相混使學者無所適從惟依教修行邪正庶可甄別上人久熟義門因緣亦到第我真寂澹薄不競世緣恃在相知久契敢邀六環西振俾四衆投種良田亦令老朽垂死之秋覩茲法喜惟早惠然慰茲翹企不悉

荅茅遠士居士書

去冬接手教因養疴安衆山中未能裁復惘悵何言承諭向被俗塵所汨不能入林靜揖者道無方所只怕有心淨名大士曰高原陸地不生此花甚言蓮出於卑濕淤泥是知學道何煩擇地青山不用買方歸也又云生無房闥紈綺之好布衣糲食亦自儵然此

與蒲團竹几有緣根基道種發於宿生正好猛着精
彩將生死二字粘在鼻尖上將箇狗子無佛性話頭
頓在胸中大起疑情窮參力究日就月將打成一片
忽然心花發明照映今古做箇出世勝丈夫豈不慶
快生平視彼無志埋在五欲六塵中頭出頭沒萬劫
千生不能解脫者可同日而語哉至於酒詩習氣亦
當簡點有益無益一箇幻身能有幾豈可爲他閒事
長無明蓋生死乃自家屋裡事當自了結料想不因
別人彼臨終將不去者幹他何用因手教中索一言
相爲不覺葛藤滿地統祈神照不一

